

珍贵资料
中国当代文学史



中国文化名人访谈实录

· 刘文勇 著 ·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香港华通出版社

刘文勇 著

中国文化名人访谈实录

浙江大学出版社
香港华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化名人访谈实录/刘文勇著. —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02.5

ISBN 7-308-02976-X

I. 中... II. 刘... III. 作家—访问记—中国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0764 号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)

(E-mail: zupress@mail.hz.zj.cn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责任编辑 钟仲南

排 版 者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
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
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 6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 - 4000

书 号 ISBN 7-308-02976-X/K·075

定 价 20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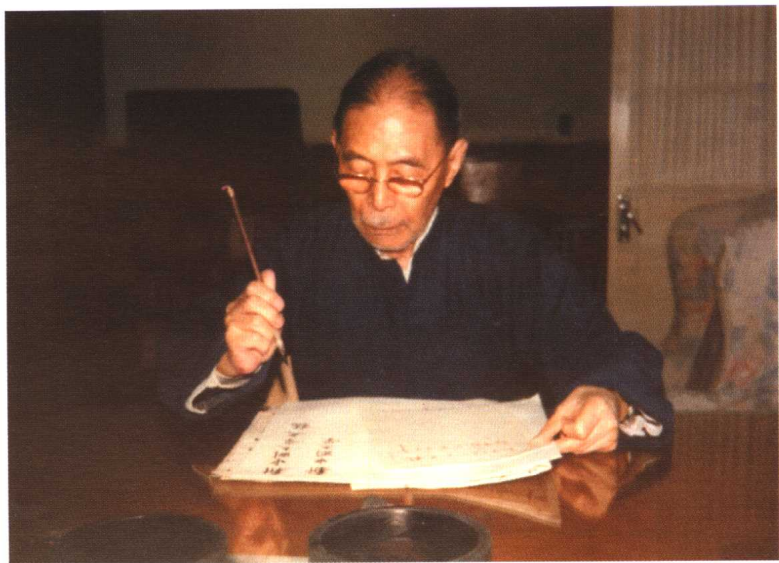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
刘文勇先生，香港资深作家。现任香港华通机构董事总经理、香港中华总商会会员、香港华通出版社社长、浙江大学客座教授、四川大学客座教授。

刘文勇教授196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。1960年至1977年，在国内高等学校任教中国当代文学、文学创作，并从事文学创作，是6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青年作家。这期间主要作品有小说《旅途》、《梦幻曲》等。

1977年春，刘文勇教授回香港定居，执笔从商，曾在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课程部任教中国当代文学史、文学创作，同时创作了大量小说及评论文章。1997年香港回归，出版了反映香港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《香港的早晨》（“香港三部曲”第一部），受到香港和内地读者及评论界的好评，在国内有10家报纸、杂志、电台连载及连播。200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香港的波涛》（“香港三部曲”第二部），亦受到香港及内地读者、评论界的好评及报纸连载。“香港三部曲”的第三部将于2002年6月出版。至此，百万言的“三部曲”全部完成，并正式定名为《香港早晨》、《深圳波涛》、《西南风云》。

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前夕，刘文勇教授曾两次专程赴北京，拜访了茅盾、周扬、丁玲、艾青、姚雪垠、秦兆阳、陈荒煤等文化名人，并写出访问录，在海外各大报刊发表，受到海内外读者欢迎，国内不少报刊曾转载。现结集出版成书，并刊登几位当代文化名人与刘文勇教授的合照及惠赠诗、信，这些史迹，实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十分珍贵的史料。



1979年7月11日，茅盾先生为刘文勇书稿题字



1979年7月11日，茅盾先生与刘文勇在茅盾的书房门前合照（坐者为茅盾先生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

刘文勇同志：

来信读过，简答如下：

一、小说之名，本来不很科学，不知最初用此名者，何所丽义。我在一鸣惊人小说一册内对小说之定义，特有所作之解释，不过就当时被称为小说的短篇作品与通常被称为特长的作品（不一定是短篇）作一简单的比较罢了。並不是严格地想给小说下定义。我们的短篇小说通常都在一万至二万字之间，五千字者已极少见，千餘字者更先论矣，人们习惯了

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

这样长的短篇小说，就把那些特别短的称为小说，而不知篇幅之短篇小说实为短篇小说之中篇，所谓小说例是正统的短篇小说。请不要就正统一词咬文嚼字，此不过借用舊词；我的意思是说：如果大篇公認短篇小说反映了生活的横断面，人物不多，故事集中，故事发展过程所佔时间不长，一般仅数小时到几天，然而它（这个生活横断面）所表现的社会现实、人物精神世界，却远为广泛而深刻；如果这个公認时於短篇小说性的解釋可以作為衡量的尺度，則短篇小说之校作者应各判定短篇小说

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

的範圍，而不止為之名目。但當我寫那篇文五年時候，看到所謂小說者已為一部分人吹而特吹，我不要消冷水故亦仍之。我勸你們不要在名詞上浪費精力，亦不必為小說特下定義。應當着重解釋的，倒是反映生活橫斷面與反映現實的歷史發展，兩者之間的區別——當然，這是一而就休裁而言。

二、旅途尚未拜讀而且日內亦找不出時間來拜讀，恕我无可奉告。至于人物心理描寫過多是否違反了「我國民族傳統」，要看我們用什麼態度來對待「民族傳統手法」。如果

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

我们一提到，民族传统手法，就常言说文学已有之技巧为典範，为教条，而认为不胜为之一有所不同，这是不承认民族传统有所发展，也就是迷信的保守态度，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。自然刻意摹倣欧洲的心理派小说，也不是正当的办法。这问题说来甚长，此处只能简单地说一说，以供参攷。匆覆，顺頌

健康

茅盾 十二月十日

(文勇自註：此信成於五六年十二月十日收到。)

茅盾先生与刘文勇通信的说明

1961年，我在教学与创作中，碰到了两道难题，于是，1961年11月30日写信向茅盾前辈求教（详见附件：《致茅盾前辈的求教信》）。

起初，我估计茅盾先生身任文化部部长、作家协会主席、中国文联副主席、日理万机，即使他有意回答我的问题，大概也只能是叫秘书给我写信解答我的问题吧！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的信寄去北京14天之后，还在南宁的我竟收到了茅盾先生从北京寄来一封长达4页纸的亲笔回信（详见印影原件），这封信，不但解决了我在工作和创作中的困惑，更使我深为感动！茅盾前辈给我的信，一丝不苟工整地用毛笔书写，而且言简意赅，把一些心里话也说出来了，如：“但当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，看到所谓小小说者已为一部分人大吹而特吹，我不要泼冷水，故亦仍之。”茅盾前辈是文学界的一代宗师，这种虚怀若谷、严谨的治学态度，使我深为感动！

1981年茅盾先生逝世后，我才从北京有关部门获悉：1962年12月10日茅盾前辈给我的这封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，是研究茅盾先生1962年这个历史阶段思想历程的珍贵资料。

茅盾前辈离开我们快20年了，茅盾前辈对文学事业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，永远鞭策、激励着我们前进！

刘文勇

2000年11月8日于香港

附件：《致茅盾前辈的求教信》

茅盾前辈：

您好！我是一个文学界的晚辈，在高等学校讲授文学创作课程，同时也进行业余创作。最近在工作和创作中，碰到两个难题，感到困惑，特不揣冒昧求教于您。

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小说的体裁问题。自1958年大跃进后出现了“小小小说”一词，在文艺界和大专院校的教材中，对“小小小说”的定义的解释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。多数人把“篇幅短小，文字在一千字左右的小说”，称之为“小小小说”。有的高校写作教材，把小说分为四种：“长篇、中篇、短篇、小小小说”。有人把您的《一鸣惊人小小小说》一文，加以发挥，从篇幅短小的角度，给小小小说下了一个定义。晚辈认为：您在那篇谈论“小小小说”的文章中，主要是从鼓励工农兵创作短篇小说的角度谈问题，而不是要给“小小小说”下一个严格的定义。我这样领会，对吗？

目前，不少大专院校的写作教材，把“小小小说”和短篇小说区分开来，另立名目。这样分类，晚辈认为是不科学的。晚辈粗浅地认为：中国的短篇小说自魏晋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就已见雏形，发展到《聊斋志异》这样成熟的短篇都是短小精悍的。而后，中国和世界上有不少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，篇幅也很短小，不少也是一千字左右，如鲁迅先生的《一件小事》、契诃夫的《小公务员之死》、郁德的《最后一课》等等。这些名篇，如果按照有的教材对“小小小说”所下的定义的框框，来套一套，岂不是也被列入为“小小小说”之类吗？因此，晚辈认为把一些如《垫道》、《社长的头发》、《踩电铃》等短篇，称之为“小小小说”，统统列入“小小小说”的范围，是不确切的，把它们排除在短篇小说之外，也是不合理的。为此，晚辈在教学中，对小说的划分，还是按照传统的分法，分为长、中、短三种，把“小小小说”也纳入短篇小说中，而不另立名目。这样处理，是否妥当呢？

第二个问题是在小说创作中，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，是否就是“违背了民族传统手法”？我在《广西文艺》发表了一篇二万三千字的短篇小说《旅途》，用了较多的篇幅，描写主人公李教授的心理活动，有人认为不错，但亦有人认为：“中国民族传统表现手法是白描，小说不宜运用心理描写手法，那是外国的东西。”对于这种观点，应该如何看待呢？在小说创作中，吸收外国小说的心理描写方法和我国的传统手法结合起来，是否可取呢？

打扰您了，盼望您在百忙中，不吝指教！

顺颂

大安

晚辈 刘文勇敢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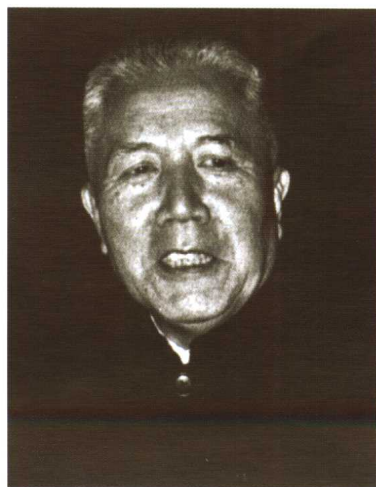
1962年11月30日



姚雪垠



丁玲



周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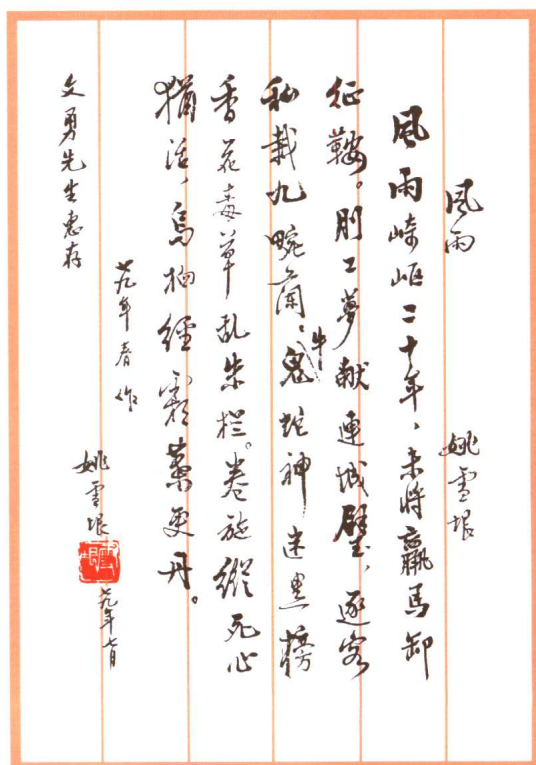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11月9日，丁玲（左）、陈明（中）、刘文勇合照于丁玲北京新居书房内



1979年7月8日，艾青（右）、刘文勇合照于艾青北京寓所内



1979年7月20日，姚雪垠（左）、刘文勇合照于姚雪垠北京新居书房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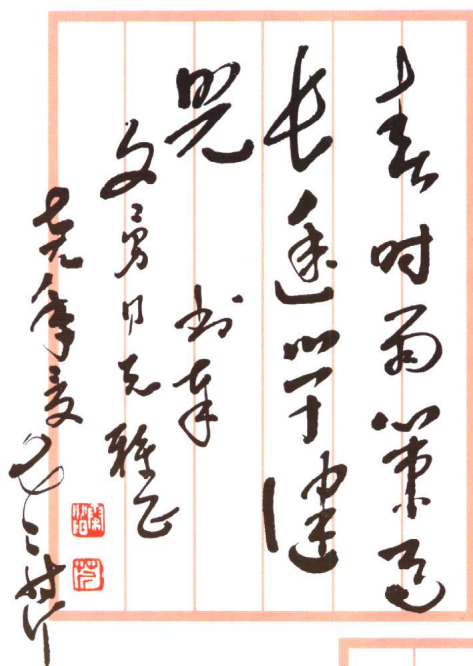
姚雪垠题赠给刘文勇的《风雨》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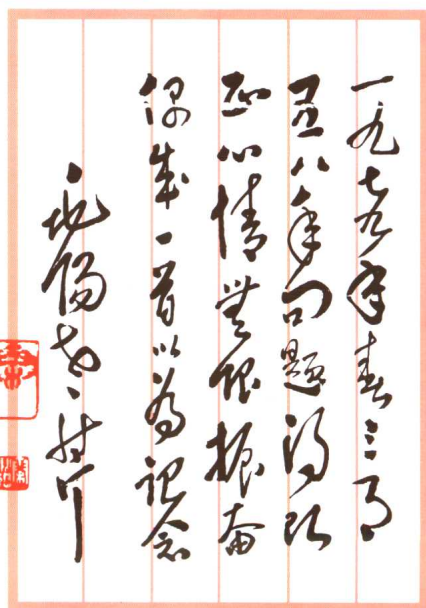
秦兆阳在书房内

犹有豪情似
旧时，花开
花落岂由之
欣逢柳绿春
时雨，策马
长途学健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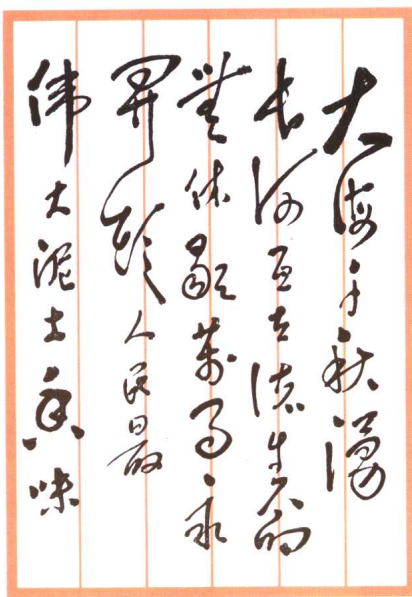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夏，秦兆阳
题赠给刘文勇的
诗：“犹有豪情似
旧时，花开花落岂
由之。欣逢柳绿春
时雨，策马长途学
健儿。”（一）



秦兆阳题赠刘文勇的诗（二）



秦兆阳题赠刘文勇的诗（三）



1979年夏，秦兆阳题赠给刘文勇的诗：“大海千秋涌，长河亘古流。生命无休歇，万事永开头。人民最伟大，泥土香味稠。高天悬日月，浩气满神州。”

